

JIEKELUNDUNXIAOSHUOXUAN

杰克·伦敦小说选

齐永法 龚晓明 译

月亮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说

选

月亮谷

○齐永法 龚晓明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名:月亮谷

作者:[美]杰克·伦敦

译者:齐永法 龚晓明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行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南昌市青云谱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75

字数:20 万

版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4.20 元

ISBN7-80579-908-3/I·74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杰

克

·

伦

敦

小

前 言

《月亮谷》在美国已绝版多年。它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它的再版真是读者之大幸。美国文学传统赞颂扎根于土地的生活方式，主张小说摒弃都市价值，坚持对“路”乐趣的正确评价。从沃尔特·惠特曼到杰克·克罗亚克，“路”一直是美国作家的热门话题。小说以北加利福尼亚为背景。当时的加利福尼亚人口尚不稠密，自然风貌幽美。小说对加利福尼亚的描述生动细腻，脍炙人口。

《月亮谷》是一部无产阶级小说，它叙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观点，这是美国文学极少涉及的。

上世纪末的小说主要描绘上流社会生活。斯蒂芬·克莱恩，法兰克·诺恩斯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对现实主义流派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使现实主义成为美国文学生机勃勃一部分的却是杰克·伦敦道劲的叙事风格。他的作品笔力雄健浑厚，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冒险记》一书的前言对其作品的意义说得非常透彻：

杰克·伦敦涉足文学领域时，世界仍处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道德和理想之风极盛。充斥市场的都是通俗作家写的供消遣的感伤作品，读者长期读不到真

正具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对他们来说，杰克的原始现实主义和英雄争斗的小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他的小说如滚滚潮汐，涤荡到处泛滥的虚伪、浪漫式的理想主义。他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的豁口架起了桥梁，为崭新的现实主义流派点亮了通道。

《月亮谷》尤其有这样的感染力，它是杰克·伦敦心的力作，是他切身经历的再现。主人公撒克逊·布朗和比利·罗伯兹就是根据杰克和查米恩·伦敦两人塑造的。

《月亮谷》是一部加利福尼亚的早期冒险故事。故事取材于伦敦在奥克兰的青春岁月，以及他和卡尔米尔的波希米亚艺术家们相处的经历；一九一一年他乘马车去俄勒冈的旅行，他在萨克拉门托附近三角洲水乡和圣约昆因河上的历次奇遇以及他在圣弗兰西斯科北六十英里处的真正的月亮谷中经营的大牧场。所有这些经历都写进了比利和撒克逊的生活中。比利和撒克逊原住在奥克兰，过着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他们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长途跋涉，寻找机会，寻找成功，寻找大牧场的美梦。他们相信美梦只能存在于月亮的山谷中。

杰克·伦敦于一八八六年抵达奥克兰。那时的“东海湾”文化刚开始发展。奥克兰的人口从一八九〇年的四万八千六百多猛增到一九一〇年的一十五万，大多数人是一九〇六年地震和火灾后从圣弗兰西斯科涌入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瓦解。更糟的是，二十世纪初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劳工运动破坏了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引起了严重的工业混乱。为了帮助贫困的家，杰克干起了大量的杂工。但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介绍是在一八九〇年。他后来把这种制度称之为“经济陷阱”。当时，如同比利和撒克逊，他中学毕业以后就参

加了工作。他每周劳动六天，每天劳动十或十几个小时，而工资每小时仅仅十美分。

“我不到十五岁就进了一家罐头食品厂，超负荷工作，日复一日的，我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十小时的机旁操作，加上中午时间和步行上下班，早上起床、梳洗，早餐、晚餐、睡前准备等所需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剩给身体健康的青年人的睡眠时间只有九个小时了。许多夜晚，我直至半夜才歇工，间或我在机床边连续干活三十六个小时。有时候接连几个星期，天天劳动到十一点才歇手，回家睡觉已是午夜十二点半了。第二天清晨五时半我又被叫醒，穿衣、吃饭、上班，七时随哨子一响又站在机器旁了。”

这段经历使他对世界上被剥削工人产生了亲密的情感，对肆意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产生了极大的蔑视。在那种非人的工作环境中，强烈的对抗萌发了，发展了。这是由资本主义控制的富人和穷人相对立，有知和无知相对立的世界。《月亮谷》中，他对比利和撒克逊在奥克兰经历的生动翔实的描绘刻画了他的那种情感。

但是杰克·伦敦渴望更美好的东西。他的博览使他醒悟到实现的可能性。在小说中，撒克逊的觉悟是通过海湾一位渔民而产生的。渔民忠告说，“奥克兰只是一个人生的起点”。他的忠告给了她离开城市、消除贫困的力量。海湾渔民显然是困境的化身，这种困境激发了杰克，他一度成了牡蛎掠夺者，捕渔巡警和一位水手。这些不时离开城市的简短经历使他清晰认识到，把自己困死在城镇工业圈子里是多么的愚蠢。

比利和撒克逊表示了同样的认识。撒克逊说：“我意识到，穷人在城市里无时不为工作烦恼，他们是不幸的。如若乡村也没有他们的幸福，幸福就不存在了。这似乎是不公正的，难道不是吗？”

比利和撒克逊背上铺盖，开始跨越北加利福尼亚州的长途跋涉。对他们来说，徒步旅行是教育，是醒悟，是最终抵达索诺马峡谷——月亮谷中梦想大牧场的坦途。

他们首先遇见了农民莫蒂默夫人。她是位发迹的贵妇，原是一家图书馆的馆长，她从书本上学到了技术，从她那里，他们认识到，拥有一定量的土地、钱和劳力，就可以在乡村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几乎可以肯定，莫蒂默夫人的性格就是按杰克的良师益友，奥克兰城图书馆管理员伊娜·库尔勃利塑造的。

他们一直徒步走到卡尔米尔南面。在那里，做过运输车车夫的比利和当过洗烫工的撒克逊偶然来到波希米亚艺术家的聚居地。艺术家们诙谐幽默。一九〇六年以前，杰克·伦敦的许多从事艺术的朋友聚在一起，成了波希米亚式的亚文化群。他们居住在圣弗兰西斯科著名的考柏饭庄四周。乔治·斯特林，查维尔·马蒂尼士，杰米·霍帕，哈曼·威泰丁，埃德温·爱默生，格兰特·希尔格斯，波特尔·盖米特威尔和瓦拉斯·欧文，柏皮·艾特肯，柏力和“布特斯吉”纽贝立，哈里·拉夫勒，马尔纳德·迪克桑，阿诺尔德·查恩瑟等等，都是这个文化圈中的人物。地震和火灾以后，考柏群的许多人逃到了卡尔米尔，他们成了卡尔米尔艺术圈的核心。后来哈里·里昂·威尔逊、伏迪纳德·帕哥多夫、辛克莱·路易斯、玛·奥斯汀等等也加入了这个圈子。

比利和撒克逊成了比尔斯小海湾食鲍族的分子。通过这一经历的描写，杰克让读者看到了这些名流在安乐地的古怪行径。

小说中，杰米·霍帕是以吉米·哈柴德的形象出现的，马克·哈尔代替了乔治·斯特林，何伯特·什福德成了戏剧评论家，诗人哈里·拉夫勒可能变为哈夫勒，杰克和查米恩·伦敦就是后来出场的杰克和克拉拉·奥斯汀。

比利和撒克逊从这些波希米亚分子那里学到了一条对杰克来说极其重要的原理，即：和儿童一样，成人也可以成功地把工作和游玩结合起来，使精神轻松愉快。这一理想成了他们要谋求的生活的最重要要素。

在卡尔米尔过冬以后，这两位冒险家回到了春天的路上。他们往北悠然来到萨克拉门托水乡和圣昆丁三角洲。他们在小帆船漫游号上邂逅杰克和查米恩·伦敦，即小说中的杰克和克拉拉·奥斯汀。杰克和克拉拉暗示，他们寻找的理想大牧场或许就在索诺马峡谷。

但是比利和撒克逊为考察延伸到俄勒冈边界的原野，先转向北旅行。归途上，他们再次遇上杰克和克拉拉。去俄勒冈路程长达一千三百五十英里，一九一一年，伦敦一家是坐马车登上去那里的旅程的。

最后，比利和撒克逊折向索诺马峡谷，在那里结束了他们的长途跋涉。

杰克·伦敦热爱冒险，不过他最喜爱的冒险是“以前只有一片草叶生长的地方，我要使两片草叶生长”。一九〇三年，他初次看到索诺马峡谷时，他没有对它一见钟情。而一九〇五年，他买下了第一片峡谷土地。后来碰上好机遇，又添置了许多。最终他拥有一千四百英亩地，地盘从索诺马山的谷地延伸到山顶。大牧场靠近威克罗密印第安人居住地，它成了比利和撒克逊的隐蔽所。在真实生活中，埃德蒙德和艾尼特就是埃德瓦德·比罗恩·帕恩和涅尼泰·帕恩。涅尼泰是查米恩·伦敦的姨母，她

从查米恩·伦敦六岁起就抚养他。据说有一天杰克向外远眺牧场时，他转身对查米恩说：“我向外远眺整个牧场时，我的喉咙就哽咽，心中感慨万千，语言无法表达。”

比利和撒克逊一进峡谷就发现环境和条件都十分中意。他们的教育几近完成，漂泊者终于可以安家了，他们真正开始建设多年憧憬的那种生活。进入山谷时，比利断言：“我想，我们不会在卡尔米尔过冬了，这个地方是老天特意赐给我们的。”撒克逊接过话说：“是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我认识它。”

鲁斯·金曼

戈兰·埃伦，加利福尼亚

一九九八年

第一章

“听我说，撒克逊。一块儿去吧。说不准是砖瓦匠的聚会呢。我将结交几位绅士朋友，你也会找到朋友的。阿尔维斯塔乐队将亲临现场。你知道他们的演奏出神入化，而你又喜爱跳舞——”

二十英尺外一位体态臃肿上了年纪的妇人发出的呻吟声打断了姑娘的劝导。老妇人身体佝偻着，她的松弛、突隆而畸形的背脊开始痉挛起伏。“上帝！”她叫道，“哦，上帝！”

她因兽般的神情狂迷地上下扫视着宽大、涂成白色的厂房。厂房内热气腾腾。一群烫衣女工手持熨斗在湿布上烫起的一股股蒸汽滋滋上窜，令空气十分潮湿。姑娘近旁机械而快速地运动熨斗的其他女工迅捷地往这边瞟一眼，手头的停顿或熨烫次数不足影响了工作效率。老妇人的叫喊声在烫衣女工间引起的骚动令她们的收益遭受损失。

姑娘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和把握手中的熨斗。她下意识地继续熨烫着板上极薄的衣服褶边。“我想她又发病了，你看呢？”她说。

“好可怜呢，都到这把年纪了，”撒克逊一边说着，一边使用滚烫的凹槽熨斗成形一个花边褶皱。她的动作灵巧、稳健而

轻捷。虽然疲乏和难耐的高温使她脸现倦容，但手中的动作却毫不呆滞。

“她生养了七个孩子，其中两个进了教养院呢，”隔壁台上的姑娘同情地说。“但明天你得去韦塞尔公园，撒克逊。砖瓦匠们可会玩了——拔河，胖人竞跑，地道的爱尔兰快步舞——名堂多着啦。舞场里更是人山人海。”

老妇人又一次打断了姑娘的话。她的熨斗掉落在女佣衬衫上。她一手扶着烫衣板，一手抖抖索索去抓熨斗，不料双膝一软，像一只干瘪的布袋，一屁股落座，软瘫在地上。她发出的长而尖利的惊叫声与布料烧焦的刺鼻的气味融合在一起，飘荡在单坡屋顶的厂房中。邻近的女工赶忙围拢，拾起尚自压在布料上的熨斗，搀扶着老妇人站起身来。女监工怒形于色地沿过道直奔过来。较远处的女工心神不定地继续着手中的活计，足足过了一分钟车间才恢复了通常的工作秩序。

“不是人过的日子，”姑娘咬牙切齿地说，愤愤地将熨斗放回座架上。“女工的生活与宣传的相去太远。我要辞工。非辞不可。”

“玛丽！”撒克逊直呼姑娘的名字。为强调其话语间的责备之意，她不得不停下熨斗，因此而少烫了几个来回。

玛丽投过来略带惊惧的一瞥，目光虔诚而不屈。“我不是那个意思，撒克逊，”她呜咽着说，“对天发誓，我真的无意于此。我说什么也不会那样做的。但你说这种日子怎能不让人心烦意乱！你听听吧！”

受了难的老妇人躺倒在地上，两只脚跟敲得震天响。她的尖叫宛如机械报警器一般持续而单调。两个女人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往过道那边拖去。老妇人不停地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门打开了，巨大沉闷的机器声隆隆而来。不待门关闭，老

妇人的敲击地板声和尖叫声已被机器的轰鸣吞没，唯有空气中衣服被烧焦的难闻的气味还提示着人们刚刚发生的一幕。

“让人恶心，”玛丽说道。

此后的许久时间，车间里熨斗此起彼伏，工作节奏一如既往。女监工来回在过道踱步，虎视眈眈，不放过任何精神崩溃和歇斯底里的蛛丝马迹。偶尔一位女工放慢节奏，稍事喘息或叹息几声，又强打精神勉力追赶。漫长的夏日渐渐天色昏暗，但炎热却未曾有些许退减。明晃晃的灯光下，工作仍在继续。

晚间九点，部分女工开始返家。堆成山的衣衫已经熨烫完毕，只剩女工们手头依然在忙活的一些。另有一些零星散落在各处。

撒克逊在玛丽之前完成工作。准备离开时，她在玛丽跟前停下脚步。

“周六晚上，又过了一周，”玛丽的话语不胜悲哀。她年轻的双颊苍白下陷，黑色的眼睛闪烁着灰色的阴影，显露出倦态。“你干完多少了，撒克逊？”

“十二又四分之一捆，”回答声中略显自豪，“如果不是那捆假货，或许还要多些。”

“天啦！我确实佩服你，”玛丽祝贺道，“你真有干劲，全完了啊。我只完成十捆半，这一周还觉得累得不行。九点四十再见吧。就这么定了。舞会开始前，我们可以到各处游玩一番。我的一些体面的朋友下午也会到场。”

距洗衣房两个街区的地段，一盏弧形灯把杂丛的树影投落在街角。撒克逊加快了脚步。穿越街区时，她的脸不知不觉地绷紧了起来。她没有听清身后的闲言碎语，但随之爆发的粗俗的大笑，让她有所意识，使得她两颊泛起一层愤怒的潮红。她在渐渐清凉的晚风中偶偶独行，跨过三个街区，转向左侧后又

踏上右边的街道。两旁是工人们租住的房舍，木板历经风霜，年代久远的油漆遮蔽着一层灰蒙蒙的岁月的积尘，明白无误地展示着其廉价与丑陋。

浓重的夜色没有影响她对方向的判断。她来到家门前，伸手熟练地搭在门拱上，随即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她沿着狭窄的门廊走向后院，不加思索地迈过缺损的阶梯，一直进入厨房。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她把灯火调到最明亮的位置。这是一间斗室，寥寥几件家俱使室内显不出零乱。墙上的灰泥经过无数个浆洗同水蒸汽的侵蚀已经黯然失色。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裂痕是前一年春天大地震的遗迹。地板凹凸不平，宽大的裂缝触目可见。炉灶前的地板已然磨穿，洞口充填着一个被敲打平整的五加仑油罐。屋内仅有一个洗涤槽，一条污秽的环状毛巾，几把椅子和一张木桌。

她将座椅拖近餐桌，一颗苹果核在她脚下被踩得噼啪作响。桌面铺着一块破旧的油布。晚餐已经准备好，她尝了一口表面飘浮着厚厚一层油脂的冰冷的豆角，便住嘴不吃了。她将面包涂上黄油。

一阵沉重、无所顾忌的脚步让原本不很稳固的房屋晃动不已。萨拉打开内房门走了进来。她是一位中年妇女，双乳松垂，头发蓬乱，一副不与人善罢干休的样子。

“哈，是你呀，”她咕哝一声算是招呼。“我受不了任何热东西了。什么天气！我快要热死了。小亨利把唇部割了一个大口子。医生给他缝了四针呢。”

萨拉走过来，像座山似地耸立在桌前。

“豆角怎么了？”她挑衅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撒克逊努力平心静气，压抑着发泄的冲动，“我只是不太饿。今天气温这么高，洗衣房真是热得可怕。”

她胡乱抓起桌上浸泡已久的凉茶猛喝一口。茶在她口中像醋一般难以下咽，但当着嫂子的面，她横下心吞了下去，接着又喝完了杯中剩余的茶水。她用手绢擦擦嘴，站了起来。

“我想我该上床休息了。”

“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去跳舞，”莎拉轻蔑地说。“很有意思，不是吗？你每晚归来都精疲力尽，但一周总有几个晚上出去跳到昏天黑地。”

撒克逊紧闭双唇努力抑制着，终于在冲动之下脱口抢白道，“难道你不曾年轻过？”

话音刚落，她转身走入与厨房邻接的卧室。这是一个小房间，面积约九十六平方英尺，墙面上仍可见到上一次地震遗留的痕迹。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把劣质松木椅和一个相当古老的衣橱。撒克逊是伴着这个衣橱长大的。衣橱的面貌与她早年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她知道它曾与她的祖先一道坐着大篷车穿越大平原。衣橱使用坚硬的桃花心木制作，一边已经爆裂，罗克太峡谷的一次翻车在板面上留下了一排齿痕。最上层抽屉的一个已堵塞的枪眼是在利淘草地与印第安人遭遇战的见证。母亲为她讲述了那些故事。母亲还告知她衣橱随家人自英格兰跋涉到此之日，乔治·华盛顿尚未降临人世。

衣橱上方的墙面上挂有一面小镜子，框架下有几张一群青年男女的照片，还有一组是野炊时拍摄的。照片中年轻的男人放浪地把帽子扣在后脑壳上，怀抱里搂着姑娘。墙上较远些的地方，挂着一幅彩色日历，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广告和几幅从杂志上剪辑下来的图片。图片上画的大多是马。煤气固定钉上胡乱挂着一叠字迹潦草的舞曲单。

撒克逊脱下帽子，猛然坐倒在床上。她压抑着内心的悲哀，轻轻地抽泣着。虚掩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不期然听到她嫂子

的声音，撒克逊吃了一惊。

“又怎么了？如果你不喜欢吃豆角——”

“不，不，”撒克逊赶忙解释，“我只是累了，仅此而已。脚也挺痛。我不饿呢，萨拉。我只是累坏了。”

“如果你来照看这所房子，”萨拉得理不让人，“要做饭，烤食品，洗东西，忍受我必须忍受的一切，那你才知道什么叫累呢。你现在过得挺快活，是很快活。但等着瞧吧。”她停顿片刻，幸灾乐祸地咯咯笑了一阵，“等着瞧吧，这么就行了，到时你也将像傻瓜似的找个人嫁出去，和我一样，那时你就有得罪受了——小崽子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不能再参加舞会，不再穿丝袜，不再同时拥有三双鞋。你现在当然好了。除了你那宝贵的身体，你没有也用不着考虑什么，还有不少二赖子与你眉来眼去，对你说你的眼睛多么漂亮。哈，总有一天，你会和他们中间的某一个拴在一起，然后，或许某个时候，你的眼睛就会变成青黑色的了。”

“别这么说，萨拉，”撒克逊抗议道，“我哥哥可从来没动过你一个指头。你自己明白。”

“他是没动过我。他没有那个胆量。不过，他虽然过得窝囊，不能给他的妻子买三双鞋，和你那帮狐朋狗友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你跟的那帮臭狗屎，给正经女人擦鞋都不配。在他们面前，他算得是一个大好人呢。这么长时间麻烦没找上你，真让我难于理解。也许年轻一辈对这种事情要精明得多。这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有三双鞋子的租货满脑子想的肯定只有她自己的享乐，她会有她苦受的时候。我能告诉她的就这么多。我当姑娘时，哪有这等事情。要是我像你那样，我妈妈会剥了我的皮。她是对的，而现今世事都是一塌糊涂。瞧瞧你的那位老兄，一个劲跑社会主义者的聚会，满嘴空话，为给工会缴纳

额外的罢工经费直掏尽了最后一个子儿。这和从他的孩子嘴里抠面包有什么区别？可他宁愿这样，也不愿处理好和老板的关系。如果我一心顾着自己，用那些钱我足可以买十七双鞋了。总有一天，记住我的话，他要倒霉的。那时我们怎么办？五张嘴要吃饭，没有一分钱进项，我该怎么办？”她气喘吁吁地稍作停顿，随之神情又变得激愤，预示着新一轮的疾风骤雨又将来临。

“哦，萨拉，能不能请你把门关上？”撒克逊恳求道。

房门“呼”地猛然关上，撒克逊听到她嫂子在厨房里沉重的脚步声和高吊着嗓门的自言自语声。继而，她扑倒在床上，悲声大作起来。

二

韦塞尔公园入口处，姑娘们各自买好了票。放下手中的半个美元时，每人都免不得在心里把硬币和获得同等价值所需熨烫的衣衫数暗自掂量一番。离大队人马到来为时尚早，但砖瓦匠们携同家属，手挽盛装舞餐的硕大提篮，怀里抱着孩子，已陆续开始进场了。这是工薪优厚的上班一族，身体健壮，丰衣足食。与他们接踵而来的是那些从古老的爱尔兰疆土移民过来的前辈人物。他们的体型略见瘦小，体面的美式衣着掩饰不住其浓郁的故土气息。流逝的岁月、经年的节衣缩食和早年的苦难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风霜的痕迹。他们跟随其吃着较为精美食品长大的精力充沛的后代身后蹒跚而行，脸上流露出自豪与满足的神情。

玛丽和撒克逊与这群人不同行业，与他们素不相识，在人群中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无论是爱尔兰人、德国人或斯拉夫人的节日喜庆，抑或是砖瓦匠协会、酿酒商协会或屠宰业协